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基于5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

□胡 枫 李善同

摘要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规模的不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07年5城市农民工调研数据来考察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远距离外出务工,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下降。而当留守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多时,留守女童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不过,与其他类似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还发现父母外出打工所寄回的汇款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正面作用对于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来说较为显著。另外,留守儿童监护人是否为其父亲或母亲对留守儿童教育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农民工汇款 留守儿童教育

一、引言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区域外出务工。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2006年末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达1.3亿人,其中一半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国家统计局,2008)。在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占了大部分比例^①。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农民工往往很难解决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问题(杨菊华、段成荣,2008)。因此,他们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老家,由其他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等代为照料,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全国妇联(2008)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全国17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约5800万人,占全部农村儿童的28.29%。而且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数量的增加,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还可能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李善同、许召元,2008;叶敬忠等,2005;叶敬忠等,2006b)。

外出父母长期没有与留守子女生活在一起,不仅会对他们的身心发育不利,而且也通常会使得他们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或者家务,从而对其学习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辍学的地步(Amuedo-Dorantes and Pozo, 2006; Kandel and Kao, 2001)。不过另一方面,外出父母还向留守家庭寄回了大量汇款,而这些汇款可能会对留守儿童教育产生正面的影响。许多关于国际移民对留守子女教育影响的研究(Borraz, 2005; Bryant, 2005; Cox Edwards and Ureta, 2003; Kandel and Kao, 2001; López, 2006; Yang, 2004)均表明,移民汇款能使得留守国内的子女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并且显著降低了留守子女的辍学率以及减少了他们参与劳动的时间。另外,外出父母的汇款也有效改善了留守子女的生活与身体健康状况等,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在校学习表现。对于外出父母的这种汇款行为,研究者们通常利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NEL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的观点来解释,即父母外出工作是整个家庭的

* 本文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城市贫困研究(第二期)》(2006~2007)的资助。

共同决策,因此他们所寄回的汇款会被用来缓解留守家庭的现金需求压力,从而使得更多的钱能被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资(Stark and Bloom,1985;Stark and Taylor,1991)。不过,上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考察国际移民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关于国内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子女教育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现象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相关调研与研究工作^②。大部分研究(林宏,2003;吕绍清,2006;王玉琼等,2005;叶敬忠等,2006a;“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4;朱科蓉等,2002)都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父母外出务工明显增加了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而且监护人并不能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有效的学习辅导,从而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不过,这些研究大多仅简单描述农村留守儿童相关状况,并没有深入探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内相关研究只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很少考虑到其正面作用,比如汇款可能会使得留守子女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以及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等。虽然有研究(Murphy,2006;Rozelle et al.,1999;Taylor et al.,2003)表明农民工汇款能有效改善留守家庭的生活以及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我们尚未见到关于农民工汇款对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的实证研究。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其中专门设计了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专题。本文将利用该数据来考察农村家庭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之间及不同学习阶段之间的差异^③。本研究不仅首次较为严格地考察了父母外出务工及其汇款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国内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的研究。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我们的调研数据,并对农村留守儿童、外出父母和监护人的相关特征以及留守原因加以说明;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实证模型;第四部分讨论模型结果,包括父母外出务工对不同性别和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了尽可能全面反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情况,我们选择了北京、南京、广州和兰州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入地以及安徽省亳州市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地进行调研。其中,北京、南京和广州是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兰州则为西部地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而处于中部地区的安徽省亳州市是典型的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输出地,2006年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9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53%(安徽省亳州市统计局,2008)。本次调查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调查人员现场协助及督促被调查者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有效问卷。在4967份有效问卷中,北京1327份,南京1092份,广州1164份,兰州1015份,亳州369份。这些接受调查的农民工样本分布于除西藏之外的全国其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约75%来自于中西部地区。在总共4967个有效样本中,70.3%的农民工为跨省流动,29.7%为省内流动。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除了关于外出务工父母的详细信息外,对于那些留守家庭,我们还详细询问了留守子女的年龄、性别、学习阶段、父母对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评价以及为什么不将子女带到务工地去上学的原因等。另外,我们的问题项中还包括监护人的年龄、文化程度等相关信息。

(二)农村留守儿童

在本研究中,为了更好地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我们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且外出打工年限在一年以上,留守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的6~15岁儿童”^④。其中,我们将父母外出打工年限设为“一年以上”是为了排除掉那些外出时间过短的父母,因为他们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农村留守儿童为946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0.76岁,其中,留守男童与留守女童分别占59.06%和40.94%,上“学前班”、“小学”、“初中”、“初中以上”以及“未上学”的比例分别为

5.60%、67.12%、24.84%、1.90%与0.53%，在校率达到99.47%。为了更好地评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我们去掉那部分未上学的留守儿童样本及父母对其学习成绩没有给出评价的留守儿童样本(占2.11%)，因此我们的最终样本数为926份。

如表1所示，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中“很好”与“较好”的比例为40.28%，成绩“一般”的农村留守儿童占一半左右，而“较差”和“很差”的比例仅为8.75%。这说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受其父母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可能并不如其他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严重，这一点也可从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对留守子女上学情况的满意程度得到印证：大部分农民工(58.93%)对其留守子女的上学情况表示满意。而另一方面，那些收到过外出打工父母所寄回汇款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很好”的比例(15.22%)远高于未收到汇款的留守儿童，而“很差”的比例(1.59%)却远低于未收到汇款的留守儿童。这表明，那些收到过外出打工父母所寄回汇款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可能会明显好于未收到汇款的留守儿童。

(三)农村留守家庭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留守家庭的

表1 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	全部样本	收到父母汇款的留守儿童	未收到父母汇款的留守儿童
很好(%)	15.01	15.22	6.3
较好(%)	25.27	26.19	33.86
一般(%)	50.97	51.86	47.24
较差(%)	6.48	5.13	7.87
很差(%)	2.27	1.59	4.72
样本数	926	565	127

注：由于所填问卷的外出打工父母汇款问题项存在缺失值，第3和第4列的样本数加总并不等于总样本数。
数据来源：本课题调研资料。

表2 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类型分布

监护人类型	样本数	所占百分比(%)
父亲或母亲	374	41.37
其中：母亲	347	38.38
父亲	27	2.99
爷爷奶奶	432	47.79
姥爷姥姥	63	6.97
其他亲戚朋友	35	3.88
合计	904	100

数据来源：本课题调研资料。

平均子女数为1.6个，其中独生子女户占48.16%，这说明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生育观念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其生育率相对较低。在所有的农村留守儿童中，41.37%由父亲或母亲监护，54.76%由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隔代监护，3.88%由其他亲戚朋友(如叔叔等)照看。在由父母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中，大部分由母亲监护(见表2)。

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超过一半的监护人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其中文盲或半文盲的监护人达19.89%。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年龄较大，其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监护人不到1/3，38.34%的监护人年龄为60岁及以上。这种监护人年龄偏大且文化程度较低的状况，使得他们不太可能给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学习上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最主要职责可能是仅仅为留守儿童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吕绍清，2006)。

(四)外出务工父母

外出务工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⑤为7.51年，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27.54%、52.72%和19.74%。这说明，农村外出务工父母仍然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

外出务工父母以跨省流动为主，其中跨省流动比例达到70%。不过，由于挣不到钱、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或老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等原因，并不是所有外出务工的父母都会寄钱回家(Murphy, 2006)。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有81.6%的外出务工父母会寄钱回家，他们的月平均汇款量为581元，占其务工收入的47.81%。

(五)留守原因

尽管将子女留在农村老家上学可能会对子女成长不利，但在回答“是否愿意将孩子带到打工地上学”时，仍然有63.0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将孩子带到打工地上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打工地学校的收费太贵”(38.71%)和“没时间来照顾子女”(32.48%)。这表明，除了自身工作繁忙外，难以负担打工地学校的高收费也是外出务工父母不愿带子女到打工地上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我们还注意到，17.58%的外出务工父母认为“子女在家过得很好，没必要来打工地”，这表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外出务工父母对留守子女在农村老家的生活和

表3 外出务工父母不愿带子女到打工地上学的原因

原因类型	样本数	所占百分比(%)
打工地学校的收费太贵	317	38.71
没时间来照顾子女	266	32.48
子女在家过得很好，没必要来打工地	144	17.58
担心子女在这里的学校感到不适应或受歧视	46	5.62
打工地学校不接收外地农民工子女	11	1.34
子女自己不想来	7	0.85
其他	28	3.42
合计	819	100

数据来源：本课题调研资料。

教育状况表示满意。

三、一个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有序概率选择模型

为了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我们采用与其他文献(吕绍清,2006;王玉琼等,2005)类似的做法,在调研问卷中并没有设计“农村留守儿童某次期末考试成绩”这个问题项,而是代之以“父母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评价”问题项。其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考试科目可能不尽相同以及不同年级之间考试题目难度存在差异,仅仅根据某科目的某次成绩来判断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偏误(Kandel and Kao, 2001)。

由于被解释变量“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为有序分类变量(共5类),所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多项离散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t/Probit Model)并不是适当的分析工具。如果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上述问题的话,由于各类学习成绩所对应的潜在分数区间大小可能并不相等,所得到的介于0至4之间的留守儿童成绩预测值并没有对应的实际意义。另外,由于多项离散选择模型要求不同类的发生比(Odds Ratios)是相互独立的,而“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为有序变量,因此显然多项离散选择模型也不适合(Greene,2003)。对于此类被解释变量来说,有序概率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是一个适当的分析工具^⑥。下面我们将利用该模型来考察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相应的实证模型如下:

$$y^*=X\beta+e \quad e \mid X \sim N(0,1) \quad (1)$$

其中: y^* 为不可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具体分数”;

y 为有序分类变量“父母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评价”;

$y=0$,表示“很差”,若 $y^* \leq c_1$;

$y=1$,表示“较差”,若 $c_1 < y^* \leq c_2$;

$y=2$,表示“一般”,若 $c_2 < y^* \leq c_3$;

$y=3$,表示“较好”,若 $c_3 < y^* \leq c_4$;

$y=4$,表示“很好”,若 $y^* > c_4$ 。

$c_j(j=1,2,3,4)$ 为按升序排列的农村留守儿童具体成绩的未知门槛值,此参数和解释

变量系数 β 均可由最大似然法估计得到。

根据以前的类似研究(Hanson and Woodruff, 2003;McKenzie and Rapoport,2006),我们的模型包括以下3类解释变量(如表4所示):(1)农村留守儿童相关变量,包括留守儿童的年龄、性别和学习阶段;(2)农村留守家庭相关变量,包括农村家庭子女数量、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类型、年龄与受教育程度;(3)外出务工父母相关变量,包括其受教育程度、是否跨省流动、是否汇款以及平均月汇款量。

因为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所受到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同时考虑到在我们的样本中上“学前班”人数(为5.48%)和“初中以上”人数(为1.94%)较少,我们分别将“学前班”与“小学”的留守儿童样本合并为“小学及以下”,将“初中”与“初中以上”的留守儿童样本合并为“初中及以上”。另外,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和年龄也可能会对其学习成绩产生影响,比如,那些年龄较大的女孩往往更为自律,从而学习成绩也更好(李庆丰,2002)。

农村留守家庭的子女数量越多,则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就会越少,从而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如果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为其父亲或母亲,以及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则可能会为留守儿童学习提供更好的帮助。而监护人的年龄越大,则可能越不利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提高。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外出务工父母所寄回的汇款能有效缓解农村留守家庭的资金压力,也在一定

表4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解释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变量说明
农村留守儿童			
年龄	10.79	2.85	单位:岁
是否为留守女童	0.41	0.49	虚拟变量,1表示“为留守女童”
是否为初中及以上	0.27	0.44	虚拟变量,1表示“初中及以上”
农村留守家庭			
家庭子女数	1.60	0.65	
监护人是否为父母中一方	0.40	0.49	虚拟变量,1表示“由父母中一方监护”
监护人年龄	50.16	14.11	
监护人受教育程度 ^a			
小学	0.34	0.47	虚拟变量,1表示“小学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上	0.44	0.50	虚拟变量,1表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外出务工父母 ^b			
受教育年限	7.50	2.82	单位:年
是否汇款	0.81	0.39	虚拟变量,1表示“2006年曾汇款回家”
月平均汇款量	578.30	814.30	单位:元
是否跨省流动	0.70	0.46	虚拟变量,1表示“2006年跨省流动”

注:a.监护人受教育程度的参照组为“文盲半文盲”。b.如果父母均外出务工,在通常情况下会在同一地点打工。因此,在父母均外出打工的情形下,解释变量“受教育年限”为父母双方中接受访问的一方信息,而“是否汇款”、“月平均汇款量”和“是否跨省流动”为父母双方的信息。如果父母中仅一方外出务工,则与父母外出务工相关的解释变量均为外出务工一方的个人信息。

程度上会减少留守子女参加劳动的时间,而且汇款往往会用于支付留守子女的教育费用,因此汇款通常被认为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正面影响(Kandel,1999)。随着外出务工父母所寄回汇款量的增加,对留守儿童教育的支持作用也会增强。

另外,我们还利用“是否跨省流动”变量来代表父母外出务工工地离家的距离远近,以考察外出务工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联系对他们学习成绩的影响。一般来说,对于那些跨省流动的父母来说,由于回家一次的机会成本非常高,除非有特别重要或紧急的事情,他们很少会多次往返于农村老家与务工地点之间(叶敬忠等,2005)。因此,除了通过电话联系外,这些远距离跨省流动的父母与留守子女的交流较少,不能够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给予足够的关照,从而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

四、实证结果

下面我们将利用全部农村留守儿童样本以及分性别和分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样本,来考察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一)全部留守儿童样本

由于外出务工父母所寄回的汇款量往往会被低估(程恩江,2006),因此,除了将汇款量作为解释变量外,我们还考察“2006年是否曾寄钱回家”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对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5的模型I和II所示。回归结果表明,留守女童由于其更自律而比留守男童的学习成绩更好。而由于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留守家庭的子女数量越多,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越大。

不过,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监护人是否为父亲或母亲对留守儿童成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父亲或母亲在家可能会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和身心发育等方面较其他监护人更为有利,但由于家庭劳动负担较重,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关心子女的学习。因此,有父亲或母亲在家的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与由其他类型监护人照看的留守儿童相比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监护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对留守儿童学习的帮助作用就越大。不过,那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监护人与文盲或半文盲的监护人相比,并没有表现出更有助于留守儿童的学习。而那些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的监护人则可以提供必要的学习辅导,从而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4)。而外出务工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则会越重视子女

教育,从而对留守子女学习成绩产生正面的影响。

与我们预期一致的是,当父母远距离跨省流动时,会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对于那些远距离外出务工的父母来说,他们与留守子女见面的机会往往较少,与留守子女的沟通频率较低,不能为留守子女学习提供及时的帮助,从而会导致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其学习信心也往往表现得不足(林宏,2003)。

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观点,父母外出务工是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而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农村父母来说,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挣钱为农村留守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中国人民银行,2006)。而对于那些没有收到汇款的农村家

表5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的有序概率选择模型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留守儿童学习成绩	
	I	II
农村留守儿童		
年龄	0.0303 (0.0225)	0.0344 (0.0225)
是否为留守女童	0.1593* (0.0884)	0.1520* (0.0885)
是否为初中及以上	-0.0363 (0.1349)	-0.0566 (0.1359)
农村留守家庭		
家庭子女数	-0.1874*** (0.0724)	-0.1954*** (0.0725)
监护人是否为父母中一方	0.0147 (0.1533)	0.0372 (0.1569)
监护人年龄	0.0006 (0.0056)	0.0008 (0.0057)
监护人受教育程度		
小学	0.1184 (0.1324)	0.1436 (0.1317)
初中及以上	0.3786*** (0.1408)	0.3950*** (0.1396)
外出务工父母		
受教育年限	0.0326** (0.0164)	0.0313* (0.0163)
是否汇款		0.2209* (0.1138)
月平均汇款量	0.0001*** (0.0001)	
是否跨省流动	-0.2034** (0.0924)	-0.2113** (0.0937)
Log pseudolikelihood	-751.0589	-753.2504
Wald chi2(11)	49.14	42.56
样本数	638	638

注:(1)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2)*** **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3)所有结果均为稳健性方差下的有序概率选择模型结果。

庭来说,其留守子女可能会买不起学习资料或暂时交不起学费,他们往往面临很大的物质及精神压力,进而会影响到其学习成绩(叶敬忠等,2005)。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外出务工父母汇款的支持,留守子女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农业劳动或家务劳动,这会导致其学习时间的减少,从而影响到其学习成绩的提高。对于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的农村家庭来说,外出务工父母所寄回的汇款越多,对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上述结果表明,女孩往往比男孩的学习成绩更好,但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学习成绩方面的明显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下面我们将分别考察不同性别和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所受到的影响。

(二)分性别考察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当我们分别对不同性别的留守儿童进行考察时(如表 6 中的模型 III 和 IV 所示),发现农村留守

表 6 父母外出务工对不同性别及不同学习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留守儿童学习成绩			
	III	IV	V	VI
农村留守儿童				
年龄	0.0465 (0.0376)	0.0205 (0.0292)	0.0492** (0.0242)	-0.0725 (0.0785)
是否为留守女童			0.2292** (0.1034)	-0.1067 (0.1761)
是否为初中及以上	-0.2867 (0.2121)	0.1509 (0.1790)		
农村留守家庭				
家庭子女数	-0.2468** (0.1237)	-0.142 (0.0921)	-0.2269*** (0.0876)	-0.1187 (0.1255)
监护人是否为父母中一方	-0.1204 (0.2270)	0.1031 (0.2004)	0.0183 (0.1764)	-0.0034 (0.3024)
监护人年龄	-0.0037 (0.0086)	0.0024 (0.0070)	0.0003 (0.0063)	-0.0013 (0.0113)
监护人受教育程度				
小学	0.229 (0.2030)	0.0001 (0.1772)	0.1189 (0.1615)	0.1091 (0.2458)
初中及以上	0.4541** (0.2170)	0.2709 (0.1886)	0.3162* (0.1673)	0.4639* (0.2687)
外出务工父母				
受教育年限	-0.0008 (0.0243)	0.0610*** (0.0221)	0.0603*** (0.0201)	-0.0251 (0.0271)
月平均汇款量	0.0003**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7*** (0.0002)
是否跨省流动	-0.1431 (0.1378)	-0.2298* (0.1243)	-0.1619 (0.1066)	-0.2949 (0.1855)
Log pseudolikelihood	-319.0053	-425.3924	-546.5697	-189.5082
Wald chi2(10)	25.06	37.71	41.21	28.25
样本数	270	368	463	171

注:(1)模型 III 对应留守女童样本,模型 IV 对应留守男童样本,模型 V 对应“小学及以下”留守儿童样本,模型 VI 对应“初中及以上”留守儿童样本;(2)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3)***、**和 *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4)所有结果均为稳健性方差下的有序概率选择模型结果。

家庭的子女数量越多,对留守女童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越大,而对留守男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却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有多个子女的农村家庭来说,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家庭会更加重视对男孩的教育,父母外出务工所寄回的汇款也会更多地用于男孩的教育(Murphy,2006)。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则越有助于留守女童的学习,但这种正面影响对于留守男童而言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对留守男童学习成绩的正面影响越大;而父母务工地点离家越远,则对留守男童成绩的负面影响越大。这可能是由于女孩往往比男孩更自律,她们并不需要外出务工父母的过多督促,而只需要在家监护人的照管,父母外出务工对她们的学习生活影响较小。

(三)分学习阶段考察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考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程度,如表 6 中的模型 V 和 VI 所示。

对于那些处于“小学及以下”学习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年龄较大以及女孩的学习成绩明显较好一些。他们所处家庭的子女较多则会对其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而监护人以及外出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其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不过,外出打工父母所寄回的汇款对他们的成绩并无显著的影响。

与之相对照的是,对于“初中及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学习成绩并不存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只有父母寄回的汇款和监护人的文化程度对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小学及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他们的教育费用并不高,一般农村家庭都能够承受。而对于“初中及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虽然在农村地区已经普遍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各种学习费用都会大大增加。因此,如果没有父母外出务工所寄回汇款的支持或汇款量较小,则会受留守家庭的经济条件所限而对他们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不断扩大,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经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相关专题调研数据,首次较为严格地考察了父母外出务工及其汇款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外出打工会给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子女教育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尤其对于那些远距离外出务工的父母来说,他们与留守子女见面的机会较少,与留守子女的沟通频率较低,往往不能为留守子女学习提供及时的帮助,从而使得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受到负面影响。不过,父母外出打工还可能对留守子女的教育起到正面作用,而这一点在其他类似文献中很少提及。父母所寄回的汇款能为留守子女接受教育提供必要的现金保证以及减少留守子女的劳动压力,从而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尤其对于“初中及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他们的教育费用对于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的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没有父母外出务工所寄回汇款的支持或汇款量较小,他们的学习成绩可能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也与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一致,即对于那些很难从其他途径获得资金的农村家庭来说,农民工汇款能有效缓解留守家庭的资金压力,从而对留守儿童教育产生正面影响。

我们还发现,农村留守家庭的子女数量越多,对留守女童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越大,而对留守男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这表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子女教育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性别歧视。另外,与其他大多数研究不同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是否为父亲或母亲对留守儿童成绩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家庭劳动负担较重,即使父母一方在家也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关心子女的学习。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农村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虽然本文研究显示父母所寄回的汇款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父母长时间与子女分离对其教育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及其所衍生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不仅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也是导致农村留

守儿童问题的主要政策性原因。由此所产生的关于中考、高考户籍地制度等一系列限制性政策,使得外出打工父母往往无法将学龄子女带到城市就学。因此,各级政府不仅需要逐步取消与户籍管理相联系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歧视性政策,还要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使得农村留守儿童能够与远距离外出打工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并享受到与城市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让那些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尤其是留守女童,在学校里能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作者单位:胡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2006年末,外出农民工中21~50岁的农民工占78.8%(国家统计局,2008)。

②近年来与留守儿童有关的调研总结可参考周福林、段成荣(2006)。

③由于从2006年起中西部农村地区已经全部减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虽然进入初中阶段以后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会有所下降,但在小学阶段留守儿童的在校率接近100%(段成荣、周福林,2005;全国妇联,2008)。因此,农村父母外出务工对小学及初中阶段留守子女的辍学率影响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对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讨论后者。

④全国妇联(2008)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

⑤根据教育部所规定的各级学校所对应的学制,我们分别令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所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9年、12年和15年。

⑥关于有序概率选择模型的详细说明可参见Wooldridge(2002, pp.504-508)。

参考文献

(1)安徽省亳州市统计局:《亳州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www.bozhou.gov.cn,2008年。

(2)程恩江:《世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中国农民工国内汇款服务问题研究报告》,www.bwtp.org/asiamicrofinance/En-jiangCheng.pdf,2006年。

(3)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www.stats.gov.cn,2008年。

(4)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上海教育科研》,2002年第9期。

(5)李善同、许召元:《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8-21号。

(6)林宏:《福建省“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的调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7)吕绍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中国妇运》,2006年第6期。

(8)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http://www.cqdy.com.cn,2008年。

(9)王玉琼、马新丽、王田合:《留守儿童,问题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抽查》,《中国统计》,2005年第1期。

(10)杨菊华、段成荣:《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人口研究》,2008年第1期。

(11)叶敬忠、詹姆斯·莫瑞主编:《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2)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2006a):《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期。

(13)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2006b):《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的影响》,《农村经济》,2006年第7期。

(14)“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

(15)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增刊,2006年。

(16)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教育科学》,2002年第4期。

(17)Amuedo-Dorantes, Catalina and Pozo, Susan,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The Dominican Case”,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8)Borraz, Fernando, 2005,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Schooling: the Mexican Experienc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Vol. 5, No. 1, Article 9. <http://www.bepress.com/gej/vol5/iss1/9>.

(19)Bryant, John, 2005, “Childre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A Review of Evidence and Policies”, Innocenti Working Paper No. 2005-05. Florence, 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20)Cox Edwards, Alejandra and Ureta, Manuelita, 200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2, No. 2, pp. 429-461.

(21)Greene, William H., 2003, *Econometric Analysis* (5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2)Hanson, Gordon H. and Woodruff, Christopher, 2003,

=====

(上接第57页) *Review*, Vol. 66, pp.359-371.

(33)Pauly, M.V., 1974, “Income Redistribution as a Local Public Good”,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2, No.1, pp.35-58.

(34)Revelli, F., 2003, “Reaction or Interaction? Spatial Process Identification in Multi-tier Government Structur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53, pp. 29-53.

(35)Revelli, F., 2006, “Performance Rating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in Social Service Provi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0, pp. 459-475.

(36)Ribar, David C. and Mark O., 1999, “Wilhelm Source: “The Demand for Welfare Generos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1, No. 1, pp. 96-108.

(37)Shroder M., 1995, “Games the States Don't Play: Wel-

“Emigr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Mexico”,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C Riverside.

(23)Kandel, William, 1999, “The Impact of U.S. Migration on Mexica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ICRED Working paper.

(24)Kandel, William and Kao, Grace, 2001, “The Impact of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on Mexica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5, No. 4, pp. 1205-1231.

(25)López-Córdova, Ernesto, 2006,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Mexican Migrant Remittances”, INTAL-ITD Working Paper 20,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

(26)McKenzie, David and Rapoport, Hillel, 2006, “Can Migration Redu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Mexico”, BREAD Working Paper No. 124.

(27)Murphy, Rachel, 2006, “Domestic Migrant Remittances in China: Distribution, Channels and Livelihoods”, IOM, MRS No. 24, 2006.

(28)Rozelle, Scott, Taylor, J. Edward, and de Brauw, Alan, 1999,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pp. 287-291.

(29)Stark, Oded and Bloom, David E.,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pp. 173-178.

(30)Stark, Oded and Taylor, J. Edward,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Economic Journal*, Vol. 101, No. 408, pp. 1163-1178.

(31)Taylor, J. Edward, Rozelle, Scott and de Brauw, Alan, 2003,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No. 1, pp. 75-101.

(32)Yang, Dean, 200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 Exchange Rate Shocks”, 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Ser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are Benefits and the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7, No. 1, pp. 183-191.

(38)Saavedra, L., 2000, “A Model of Welfare Competition with Evidence from AFDC”,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47, pp. 248-279.

(39)Tresch, R. W., 2002, *Public Finance: A Normative Theory*, Academic Press.

(40)Wheaton, 2000, “Decentralized Welfare: Will There be Underprovis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48, pp. 536-55.

(41)World Bank, 2006, “Social Safety Nets in OECD Countries”, accessed at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safetynet-sandtransfers/281945-1124119303499/SSNPrimer-Note25.pdf>.